

娘啊娘！

一个儿子的哭祭

宋定国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娘啊，娘！

——一个儿子的哭祭

宋定国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娘啊娘 / 宋定国著. --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143-0206-6

I. ①娘… II. ①宋…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9627号

娘啊，娘！

作 者：宋定国

出版单位：现代出版社

编辑设计：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地 址：北京中关村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书店

电 话：010-68920114 13693651386

网 址：www.grcsw.com

印 刷：京冀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16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5143-0206-6

定 价：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容简介

这既是一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祭文，又是一首荡气回肠、感心动耳的挽歌。

亦泣亦诉的文字，既向我们如实地记述了一位虽享年九十有二，却“苦日十有七”普通而优秀、平凡而伟大母亲的高风懿范，充满辛劳坎坷和喜怒哀乐的一生，又如实地记述了晚辈对长辈的精心赡养、竭力救护和极尽孝道以及至爱亲朋之间的相互关爱和体谅，同时倾诉了普通百姓对近一个世纪以来诸多社会问题的感受和慨叹，从而向世人昭示了一幕幕骨肉亲情、一系列人世哲理和人生真谛、赡养之道和医护知识。

人们从中既可体味什么是母爱、亲情，什么是敬老、尽孝，又可懂得什么叫勤劳、坚强、淳朴和善良，什么叫仁义、厚道、忍让和宽容。因而对读者具有多方面的启迪，尤其是对弘扬中华孝道，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目录

Contents



一	“俺看中的是人品和能耐”	5
二	“先远后近”、先人后己	9
三	理解、支持爹行医	15
四	挑家过日子的好手	22
五	悉心而不乏特殊的抚育方式	36
六	对儿孙倾注了全部的爱	49
七	心眼儿好的妇道人家	63
八	深明大义	70
九	“俺说这个社会好！”	74
十	解不开的扣	77
十一	长夜难熬的“困难时期”	84
十二	祈求神灵	100
十三	迷惘和惆怅	109
十四	默默而顽强地支撑着家	124
十五	定居北京后的思乡之情	134
十六	欢乐时光	142
十七	桑榆暮影	152
十八	风烛残年	166
十九	多亏娘有个孝顺女儿	185

二十	熬过“非典”	201
二十一	连闯鬼门关	213
二十二	儿的“百日之灾”	242
二十三	病情恶化	262
二十四	娘走得很安详	276
二十五	送娘回老家	288
二十六	儿的天塌了	296
二十七	懿范昭日	301

附录303

一	致村治丧委员会函	303
二	告父老乡亲书	304
三	送别娘亲	305
四	祭母文	307
五	祭父文	316
六	碑文	320

一九一四鹊登枝，二〇〇五鹤归西。
时代更替乱未断，乾坤颠倒难仍积。
半生辛劳少康乐，长年苦熬多病戚。
寿享九二似堪慰，慨叹苦日十有七。

娘走了，永远地走了！

2005年9月9日3点15分。在经过长时间的急促喘息之后，到丑寅时之交，娘的呼吸突然一下变得轻微，轻微得听不见一点儿声音。在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就渐渐地停止了呼吸，停止了心跳，既没有人们常说的那种痛苦挣扎，也没有那最后的一声喉鸣，甚至没有出一点点儿冷汗，也没有一点点儿拉、尿，浑身的体肤都很温乎。

娘走得既自然、安详，又干净、利索。

在经过如同天塌地陷所给予的剧痛而自然引发的哀号之后，为了不惊扰四邻，我们都强忍悲痛，抽泣着为娘擦洗全身。儿和外甥、姐夫擦拭上身，姐和大外甥女则主要擦洗下身。先用蘸着酒精的药棉擦洗一遍，再用反复投洗的温热毛巾擦洗，将娘的浑身上下、前后、左右，四肢、腋下、手指和脚趾等等，都擦洗得干干净净。见娘的体肤一直温乎，我们于是又忙而不乱地给娘穿上寿衣（包括内衣、棉袄、棉裤和裙子）、寿鞋，佩带好饰物，让娘安卧在金黄色的寿褥上……到4点多一点儿，我们就把娘打置停当。

看着娘微微带笑的慈祥遗容，想到儿多年来最担心和惧怕的事情终于发生，想到娘从此再也不能跟儿交流，哪怕只是一点点儿眼神儿的对视，儿顿即心如油煎，感到从未有过的、难于名状的失落和痛苦，泪水禁不住像喷泉般地涌泻……

娘啊，娘！难道您真的就这样走了？

住在其他地方的家人先后赶到，又一起张罗着设置简单的灵堂。我们将早就备好的放大的娘跟爹的合影摆放在娘的头起，两侧各竖

放一束新鲜菊花，又把茶几儿放在娘的床侧，上面放上香炉，点燃香烛……天亮后，我们一家骨肉轮流为娘守灵，并通知在京的至亲来跟娘告别。

当天晚上，儿跟姐遵照娘生前老早就谆谆嘱咐我们的遗愿，将娘送回老家。在将娘抬离床铺前，儿亲了一下娘的额头，哽咽道：

“娘，您不是老叮嘱儿要把您送回老家吗！儿这就把您老送回老家去！娘，您可跟着儿走好啊！”

当经过二百多公里的路程回到老家时，尽管已经过了子夜，但守候的乡亲们依然满街满院。在村治丧委员会的主持下，让当家、本院、至亲和守候的乡亲们看了娘的遗容后，入殓。在盖棺前，儿情不自禁地将身子探进棺内，再次亲吻娘的额头，呜咽道：“娘，咱回到老家了，娘……”喷涌的泪水倾泻在娘的脸上。次日，按照家乡时兴的习俗举行吊唁仪式，并于午后辞灵、出殡。在众乡亲的鼎力相助和至亲好友的一致努力下，将娘的灵柩安葬在村南磁河畔的本村公墓中爹的坟茔棺槨的右侧，与爹并骨。

儿跪伏在娘和爹的坟茔前，失声痛哭：“娘，您跟爹团圆了！您二老好好安息吧！娘！”

想到从此在这世上，再也看不到那无人可比、可替的慈爱模样了，再也享受不到那无人可比、可替的爱抚了，儿心如刀剐，痛不堪言。

当儿在众人的强拉下不得不离开娘的躯体让乡亲们入殓时，当儿在亲友的硬拽下不得不把嘴唇离开娘的额头而把上身抽出棺槨时，当儿在晚辈的搀扶下不得不松开即将下葬的娘的灵柩时，当儿把最后一锹黄土填在娘的棺材上时，当儿跪伏在新填起的娘跟爹的坟茔前哭嚎时，一生从未有过的心酸、痛苦、失落和绝望，一阵比一阵猛烈地袭击心头。

儿的心头沉入冰冷的水底。儿的整个身子都如同掉进了冰窖里。

哎，娘！您真的就这样走了？真的从此就长眠在这片家乡公墓的

九泉之下了？

天哪，为儿多年来就惧怕的冷酷现实真的降到头上了！

娘啊，娘！

面前，除了模模糊糊的一座新的坟头外，儿什么也看不见；耳畔，除了抽抽泣泣的哭声外，儿什么也听不到！

儿痛哭流涕，浑身颤抖。除了失落、伤悲之痛外，什么也不觉得。

在女儿小煜和侄子彦军如同绑架般地搀扶下，儿痛苦地离开娘的坟莹……不知道怎么回的家！

什么“家”呀？儿和姐跟爹娘生活了几十年的“家”，早就变成了一片废墟，仅剩下一些残垣断壁！

望着那既熟悉又生疏的残缺院落，那只剩些残垣的正屋房基，儿的心头越发凄楚而冰凉了！

原本经爹娘辛勤劳动一生所置的家业，除了侄子英军院里的几棵老树和残余的墙基外，几乎什么踪影也不见了！

儿的身心冷彻骨髓。

原来的“家”，除了西北角的一片宅基让堂侄儿彦军弟兄们盖上房外，正房及院落，在娘定居北京后的第6年就去掉了！也许由于当时是娘的主意，由于是自家人主动舍弃，所以当时儿尽管愧疚和痛苦过，但很快就过去了。因为老“家”虽然没有了，可有娘在啊！

有娘在，儿在老“家”的一切都失去，都无关紧要啊！

可是今天，当儿看到眼前老“家”的破落景象时，当娘在老家生活、劳动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儿的眼前时，儿简直受不住了，眼泪止不住地流淌。

哎，有娘在跟没娘在，儿的感触截然不同啊！

娘在时，儿失去什么也不至于伤心至此啊！

人一生总有得有失。但任何得到都比不过得到母爱珍贵、开心、满足和欣慰！而任何失去也比不过失去母爱巨大、悲伤、痛苦和沮丧

啊！

送殡的亲友走了，乡亲们散了，最后几个陪伴儿的亲人也走了。

儿依然独自盯着老“家”的废墟，唏嘘感伤，直到夜幕降临，直到繁星闪烁……

秋风萧瑟，孤寂缠心。忧思哀伤，百感交集，心里的悲哀和凄楚，惟儿自己体味得出。

悠悠岁月，依稀往事，一幕一幕，断断续续，涌现在儿的脑际。

一 “俺看中的是人品和能耐”

“俺看中的是人品和能耐。家里穷怕什么？只要勤劳、节俭，夫妻俩一心一意地过，俺就不信会受穷一辈子！”“要是本人没出息，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那还不是坐吃山空！”

娘的辞世，是儿一生所遭受的最大不幸！其痛苦和悲哀之情，惟儿自知！

儿跪伏在娘跟爹合葬的坟莹前恸哭，既牵念娘，又缅怀爹。

娘于1914（农历甲寅）年12月2（农历10月15）日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流托村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本名赵瑞春，婚后婆婆给起名叫凤梅。娘的父亲叫赵老考，母亲叫赵香莲。娘上有哥哥凤岑，姐姐春苔，下有妹妹春宵。

爹于1910（农历庚戌）年10月30（农历9月28）日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西崔章村的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小名生魁，大名倬章，字殿勋。爷爷宋多，名树清，字连兮，奶奶焦氏，东崔章人。爹兄弟姐妹6个：上有大哥金章，大姐俊台，二姐风格；下有弟弟明章和妹妹庆台。

娘19岁时跟爹成亲。

娘啊，儿不知道该怎么给“恩爱夫妻”下定义，也不太了解乡村别的恩爱夫妻到底是什么情景。可从您跟爹二老身上，儿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对乡村恩爱夫妻的典范啊！

娘啊，您曾跟儿女们说过，您跟爹的婚姻，原本“门不当户不对”，起初曾遭到一些亲友和乡亲的非议、讥笑，可是，历经几十年



的风雨沧桑，“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却演奏了一出典型的恩爱夫妻的活剧！这不就更具有意义，更让世人深省了吗！娘啊，您跟爹的白头偕老，您跟爹把儿跟姐抚育成人，把咱的家支撑、挺过天灾人祸频仍的苦难岁月，自然与您二老双方的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分不开，但在儿的印象和记忆里，是娘您，在其中起了更大的作用，付出了更多的心血呀！

娘啊，儿从您那里，也从别人那里听说，在您跟爹成家时，爹这边的家境比较穷，因为手头不宽裕而又很节俭，许多农具、家什都尽量将就着使，所以从儿的爷爷那辈起就落下了个“宋糊弄”的外号。而姥姥家那边则比较富有。儿很小的时候就听娘说过，您家祖辈都是财主，但因为咱这一带经常发水，而流托村又靠近沙河，为了应对洪水引发的饥荒，所以平时吃的用的也比较节俭，长年累月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在娘小的时候，您的爷爷、儿的老姥爷在阴雨连绵、洪水泛滥的年头，却能坦然无忧地说：“三年碌碡不翻身，也饿（Bai）不死我赵老恒！”足见其富有程度和深谋远虑了！到儿的姥爷那辈儿时，家道虽然下滑，但依然称得上殷实人家。因此，当东头的姨姥姥领着爹去姥姥家相亲时，姥姥和姥爷尽管对爹的人品、长相和工作等个人条件没什么意见，可因为两边家境悬殊，怕娘嫁到爹家受苦，所以有些犹豫。可娘在得知爹的基本情况，又在儿的小姨的督促下，趁姨姥姥领爹去相亲时，透过门帘缝儿偷看了爹一眼后，就很有主见地说：“俺看中的是人品和能耐。家里穷怕什么！只要勤劳、节俭，夫妻俩一心一意地过，俺就不信会受穷一辈子！”“要是本人没出息，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那还不是坐吃山空！”见您自个儿这样主意正，通情达理的姥姥跟姥爷自然也就不再顾虑和说什么了。娘啊，儿至今清楚地记得，您跟儿和姐讲述您在小姨的督促下透过门帘缝儿偷偷地看了爹一眼的情景，您说：“多亏你小姨让我偷看了你爹一眼，要不你姥爷和姥姥怕我过了门受苦而拿不定主意时，我自个儿也不会那么主意正！”

是啊，娘！要不是您当时的主意正，那怎么会有后来咱这样的一家人哪！

但是，悬殊的门第在当时的习俗下，自然容易招来议论和讥笑。娘跟儿和姐说过，由于大姨和小姨两人的婆家当时都比爹家富裕，所以，流托村的乡亲们对于你们姐儿仨的婚姻多有议论，而议论中又多夹杂着对娘的“不平”：“这姐儿仨，就属老二命苦了！”“虽然女婿是个有能耐的大脉先生，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要发家也不那么容易啊！”“哎！听说是二姑娘自己做的主，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各种闲言碎语传到娘的耳朵里后，您不仅不后悔，反而越激发了您要强过日子的决心。就在娘跟爹成亲后的第一个大年初二去姥姥家串亲时，因为您自己拒绝用公婆好心给借的马车，而坚持用自家的牛车，结果一到姥姥家，跟大姨和小姨两家的很排场的马车一比，就立刻引起了乡亲们的讥笑，也受到姥姥的数落。姥姥专门把爹叫到上房数落道：“亏你还是个走南闯北的大脉先生，怎么连个脸面也不知道顾及？明明知道她们姐儿仨今儿个都来，为什么就不知道借辆好车？只怕乡亲们不知道你家有辆老牛破车是不是？”正当爹被数落得面红耳赤、张口结舌之际，娘从堂屋掀门帘进来，说：“娘！套自家的车来是俺的主意！本来已借好别人家的马车了，是俺没让用！娘，爹！您二老想想：要是俺们套了借人家的好车来，那乡亲们该又说了：‘自家有什么车就套什么车呗，干吗非要打肿脸充胖子！’俺想，反正怎么也挡不住人们的嘴，干脆就套自家的车来，让人家随便说去！牛车怎么了？不就是慢点儿吗！慢，坐着才更稳当哩！”姥姥和姥爷见娘说的在理，自然也就消了气。当姥姥抚慰地冲娘叹道“哎，苦了你呀”时，娘又劝二老说：“这算得了什么！俺既然敢嫁给人家，就不怕吃苦、受累！”

娘啊，娘！在历来讲究门当户对的国度，在虽然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封建习俗依然积重难返的20世纪30年代，您，一个不过20岁且又没有多少文化的女子，能有这样的见识，实在难能可贵呀！



若娘当时也跟世俗的人一般见识，那娘跟爹的亲事就肯定吹了，那也就自然没有了以后娘跟爹所演出的夫妇和好、白头偕老的剧目了！

娘啊，在婚后漫长而艰辛的岁月中，您身体力行，把自己的见识付诸行动。在风云变幻、多灾多难的中国冀中平原的一个普通乡村，在20世纪30至7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的生涯中，娘陪伴爹，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度过了一个个难关，谱写了一曲充满酸甜苦辣的恩爱夫妻的乐章啊！

二 “先远后近”、先人后己

“先远后近”、先人后己，就是先照顾远的、陌生的、别人家的，再照顾近的、自个儿家的；先把外人、别人统统照顾好了，最后才顾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十年如一日，终生信守此道。这就是您啊，儿的至亲至爱的娘！

娘啊，因为您跟爹成亲时，爹正在无极、藁城一带坐堂行医，长年出门在外，给您婚后的生活带来许多困难和不便。您刚嫁过来时，儿的大伯已经成家，虽然大姑和二姑也已出阁，家里的人口不算多，可也涉及到跟公婆、叔伯和小姑的关系。谁都知道，在农村，这些关系历来比较难处，也很容易招惹闲言碎语。可是，从小受到良好家教的娘，却能处理得很好。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儿从娘那儿听到的不多，可从大娘和几个姑姑那里听到的却不少。她们告诉儿，娘刚嫁过来时，奶奶怕您在吃喝上受不了这边的苦，便特意给您做点儿岔样的饭食。可娘一知道后，就坚决拒绝这样的偏爱和照顾，推心置腹地对奶奶说：“爹娘这样待俺，不是把俺当成外人了！其实，俺娘家素常的饭食也好不到哪儿去呀！都是庄稼人，谁家不是省吃俭用地过日子！再说，有二老在上，你们能受得了，俺年纪轻轻的怕什么！还有，家里人多，你们要是特殊待俺的话，是要落下不是的。”奶奶说：“你说的虽然在理，可你刚过门来，生魁又常年不在家，理应多照顾你些。”可娘说：“正因为他不常在家，又刚出徒，给家里挣不了多少钱，就更不应该格外照顾俺！”娘的这一态度使奶奶深受感动，禁不住叹道：“哎！真不愧是大家主出身，想的、做的都通情达



理呀！”此后，娘跟大家一个锅里吃，而且干在前头，吃在后头；孝敬公婆，尊敬兄嫂，关爱小叔和小姑；遇到大姑和二姑回娘家时，也总是热情款待。无论遇到做了什么好吃的，娘总是先尽让别人。当看着东西不多了时，就少吃或不吃。记得儿懂事后，娘曾在吃喝问题上教育儿跟姐说：“一家人要知道尽让。常言说：‘东西再少，尽尽让就吃不清！’”这些话，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地刻在儿的脑子里。现在想起来，娘之所以在即使后来小叔成家爷爷和奶奶去世后，弟兄三股一起过时，在处理兄弟和妯娌之间以及同晚辈等的关系上，没有落下什么不是，正是与娘自觉地信守这一待人接物的尽让原则分不开呀！

娘啊，在一家人的吃喝上，您信守尽让的原则，而在其他待人接物上，您也同样信守这样的原则呀！

烧火做饭虽然对农村妇女来说是最平常的活儿，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乡村一般人家都还是用火镰和火绒打火，或是从街坊邻居家借火（用蒿草编成的火绳，到街坊邻居家用火引着，带回家再用“取灯”——用劈成像现在的冰棍杆似的麻秸蘸上硫磺做成的，专门用来引火用的一种东西——引着柴火），是很麻烦的。再加上拉风箱烧火，就更麻烦了。要是赶上闷热的阴雨天，湿漉漉的柴火不好点着，烟熏火燎的，就更让人难受了。所以，那时的家庭妇女都对烧火做饭发怵。大娘也许是因为从小在县城长大的缘故，就怵拉风箱烧火。娘见大娘不愿意拉风箱烧火，就让大娘带孩子，而自己烧火做饭。当奶奶健在时，虽然有奶奶帮着，可吃苦受累的活儿，还是多由娘干哪！当然，看孩子也有看孩子的难处，况且大娘看孩子很上心，儿跟姐在孩提时代都在她那儿得到了许多关爱。但娘跟我们说过：“说心里话，看孩子还是比做饭轻巧点儿。到了热天，尤其是赶上阴雨天，你奶奶和爷爷又都特别省细，常常没好点的柴火烧！再加上少油缺盐的，等费劲白活地把饭做出来了，还常受埋怨哩！”儿从娘的言语中看得出，在烧火做饭与看孩子之间，娘也是有点儿怵做饭的，



而娘情愿让大娘看孩子而自己做饭，也体现了娘的尽让心怀呀！

娘啊，您对儿女的疼爱在全村是出了名的，可您却不像一般爹娘那样只知道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有什么稀罕东西，不管是吃的还是玩的，只要有别人的孩子在，您总是先尽让给他们。比如爹回家有时买回点儿好吃的，娘总是一视同仁地分给三股的孩子。要是街坊四邻的孩子们在，那就先尽让他们。尤其是当别的孩子的家长不在场时，娘更特别注意这样做。娘把这解释为待人接物中的“先远后近”、先人后己，就是先照顾远的、陌生的，别人家的，再照顾近的、自个儿家的。娘常说：“哪个孩子不是爹娘生养的！又有哪个爹娘不疼自个儿的孩子呢！可孩子们常在一起玩，各家串，各家的大人应分该当地像疼自个儿的孩子一样疼别的孩子，这样孩子们的小心灵才不至于受到伤害，大人们也才放心哪！”“孩子的小心灵最容易受到伤害，也最容易受到滋润。要是各家大人们光知道疼自个儿的孩子，而不关心别人家的孩子的话，那不光会伤害孩子们的自尊心，还会在他们的小心灵里栽上些不良的种子。相反，要是大人们都像疼自个儿的孩子那样疼别的孩子，那孩子们自然就把你看得跟自家的人一样亲，那不光使他们玩得开心，也容易使他们的小心灵受到滋润，从小就长出一颗好心眼儿。”娘说的“好心眼儿”就是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爱心”啊！

娘啊，当儿跟姐长大后，看到街坊四邻的孩子们，不管是管您叫什么的，都跟您那样亲，都愿意把心里话掏给您说，显然是与娘这一待人接物的态度分不开的呀！

娘啊，您的这一“先远后近”、先人后己的待人接物态度，不光是用在对待孩子们身上。通观娘的一生，您待谁都是这样啊！

儿清楚地记得：平时向来节俭的娘，一到待客（qie）时，却总是显得格外大方。素常一有点儿什么稀罕的食物，要是多的话，您就让家里人尝尝，而要是少的话，您总是想法留下来，并对家里人说：

“等着待客再一起解馋吧！”起初，当儿跟姐还不大解悟人情事理